健康快车驶进新疆

本报记者 **赵鹏飞** 文/图

事件新闻

1997年，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健康快车作为香港同胞送给内地人民的一份礼物，成为中国唯一建在火车上的慈善眼科医院。20年来，健康快车走遍全国28个省区市，累计免费救治19万名贫困白内障患者，为这些家庭带去了光明和希望。

近日，记者跟随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探访团，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参观停靠在两地的健康快车火车医院，采访复明前后的贫困白内障患者，感受香港同胞与内地人民的深厚情谊。

图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一名刚做完眼科手术的患者走下健康快车火车医院。

1 贫困患者重获光明

说起健康快车，家住喀什地区喀什市夏马勒巴格镇的23岁维吾尔族小伙儿艾依依孜·克里木充满了感激。“2006年我上小学时视力开始下降，看不清黑板字，读书、学习越来越困难。后来，2008年我读初一时，老师告诉父母我的眼睛似乎有问题。于是，父母带我到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就医，医生就介绍了‘健康快车’的相关信息。当年，我就在健康快车火车医院做了双眼白内障手术，后来视力完全恢复了。”他说，现在自己即将大学毕业，打算当一名老师，为当地教育做贡献。

“当时来自香港的专家接诊了我们，并确诊孩子患有先天性白内障。”今年73岁的父亲克里木·卡斯木对本报记者回忆说，孩子在做手术准备时，自己也做了检查，确诊也是白内障，属于手术适应症范围，因此和儿子同期做了手术。“健康快车为我们一家人带来了光明。”

喀什市卫计委卫生监督所监督员阿布都克力木·阿布都热西提说，“2008年健康快车火车医院停靠喀什地区。我们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渠道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人知道信息。当年有三四千人报名，经过乡卫生院、市级医院和健康快车筛查，符合手术条件的有千人左右，最终健康快车都为他们免费做了眼科复明手术。”

健康快车是中国第一所流动的、专门从事慈善医疗活动的眼科火车医院，20年来由最初的1列火车医院增加到4列，每列火车医院在某一个贫困地区停留3个月，集中救治当地的贫困白内障患者。自2002年开始，健康快车多次开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服务，累计为8272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手术治疗。

2 火车医院见证回归

“白内障手术是一项要在显微镜下进行的眼科微创手术，对医生经验及手术环境、手术器械等都有一定要求。”在第4列健康快车停靠的喀什站，健康快车喀什站医务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云举例说，“我们在火车上做手术用的手术刀，全部是进口的；植入患者眼睛所用的折叠晶体也是进口的。这些硬件设施保证了治疗效果。”

3个月的停靠期满后，火车医院将奔赴下一个站点，怎样才能持续为患者服务呢？为解决这个难题，健康快车增加了教学医院的功能，“手把手”为当地医生提供教学培训，并在当地医院建立眼科中心。“从5月份开始，我通过在火车医院观摩学习、去北京培训等，知识技能得到全方位提高，对白内障手术的各个步骤、注意事项更加熟悉。”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医生马依拉·海力拜木说，“培训还有1个月的时间，我要更加努力，争取能早日独立完成白内障手术。”

每到一地，健康快车都为当地送去免费的医疗服务和培训，成为香港与内地的连心桥。“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内地各省区市都为香港回归准备了礼物。我就想，香港应该以什么礼物回赠内地。”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创会主席方黄吉雯对本报记者回忆说，“正好当时印度的‘光明列车’项目来找我筹款，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我跟当时的卫生部提出建议，看可否借鉴印度项目的经验。卫生部觉得挺好，于是就由卫生部牵头、与铁道部一起去考察。回来后，项目获得通过，于是开始研究做什么医疗项目。”方黄吉雯说，因火车医院条件有限，不能输血、没有麻醉，所以大型手术不能做，术后需要很多跟进工作的手术也不能做。“当时中国内地有500多万名白内障患者，而它的治疗仅需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并不需要其他跟进工作，但很多人却因为贫困或医疗水平不够而无法实施，所以我们最终决定健康快车做白内障手术治疗，为这些患者提供帮助。”

3 医疗援助走向海外

“我的右眼患病5年了，之前对右边的东西看不清楚，近的比较模糊，远的根本看不清。”6月18日，在第2列健康快车停靠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站，58岁的阿布都克力木刚做完手术，右眼还戴着纱布。“我是前一天就住进了火车医院，他们给我提供了面条等晚餐，当晚休息得也很好。期待着能早日看到外面的世界。”

除了白内障手术，在长期的服务过程中，健康快车又开始关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简称“糖网病”）这一眼科疾病。“糖网病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它的发病率高、致盲率高。糖尿病初期，病人不会感觉眼睛有问题。当糖尿病患者发觉眼睛有毛病，被转到眼科时，大部分已经是糖网病的重症病人，即使立即做激光手术，也无法逆转已经发生的病变，容易陷入失明的境地。”方黄吉雯说，防治糖网病，要定期检查眼底，做眼底拍片、筛查、跟踪并及时治疗。截至目前，健康快车已经建成40个糖网病中心，累计筛查糖尿病患者近5万人，挽救其中濒临失明的糖网病患者1600多人。

中国各地情况不同，患者病情差异性大，需要高水平的专家来指导。“我们呼吁世界各地的眼科专家来中国，到偏远地方的眼科中心讲学、接诊及指导手术。”方黄吉雯说，2016年，72位海外专家到访健康快车设在偏远地区的眼科中心。他们都觉得这项工作特别有意义，因为有机会深入到中国偏远的农村，诊断一些复杂的病例。

如今，健康快车正在走向国际，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医疗援助。“‘一带一路’倡议不应只是基建、贸易、投资、金融合作，还有文化、慈善、医疗等方面的交流。”方黄吉雯说，目前，健康快车已经在斯里兰卡试点，来自中国的专家团队带着医疗设备飞赴当地，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取得很好的效果。未来，健康快车还将去巴基斯坦、缅甸、老挝、尼泊尔等国家，帮助救治更多人。

西湖荷花开

随着气温升高，杭州西湖荷花盛开。据介绍，目前西湖景区荷花种植面积150余亩，花期将持续到9月初。

图为游客在西湖集贤亭参观游览。

翁忻旸摄（**新华社**发）

焦点瞬间

新闻点击

北京：永定河“喝”上黄河水

据新华社太原6月19日电（记者**马晓媛**）近日，山西省启动永定河上游桑干河生态补水作业，滔滔黄河水注入桑干河后，流向下游永定河。黄河与永定河首次实现“牵手”，将对国家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永定河是北京地区最大的河流，有“北京母亲河”之称，由于水资源过度开发，近10年永定河主要河段年均干涸121天，年均断流316天，生态系统退化严重。桑干河是永定河的重要源头，占永定河总流域面积的40%。此次补水主要是利用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北干线的供水能力，向桑干河、永定河进行生态补水。

山西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补入永定河的黄河水水质较好，能够达到生活饮用地表水标准，且水量充沛，全年补水可达1亿立方米，相当于7个西湖的水量，未来补水量还将翻倍，有助于缓解永定河流域干涸缺水状况、推动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湖北宜昌：中外选手竞速漂流

日前，第六届中国宜昌朝天吼自然水域国际龙舟漂流大赛在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举行，来自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匈牙利、瑞典、塞尔维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专业队员和漂流爱好者搏浪飞舟，竞速漂流。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刘 康**摄（**中新社**发）

戏曲进乡村要进去更要留下

何勇海

“听了秦腔，肉酒不香”，这是作家贾平凹在其《看戏》一文中的说法。他如此描写农村看戏时的盛景：“杨树上，柳树上，槐树上，一个树杈一个人。他们常常乐而忘了险境，双手鼓掌时竟从树杈上掉下来，掉下来自不会损伤，因为树下是无数的人头，只是招致一顿臭骂罢了。”此情此景，让笔者想起小时候在农村看戏时的情景，那些年月，乡戏可是乡村节庆的重头戏。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农村的群众看不到戏了。

近日，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戏曲进乡村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实现戏曲进乡村制度化、常态化、普及化，解决农民看戏难的问题。戏曲进乡村，可谓农村群众期盼已久的好政策。

时事点评

戏曲如何进乡村？《关于戏曲进乡村的实施方案》要求，县级人民政府将戏曲进乡村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范围。乍一看，操作起来简单，政府花钱，请一些戏曲院团进乡村表演即可。但有两点要注意：一是送下去的戏，乡村群众喜不喜欢；二是戏曲进乡村，进去了能否留下。

中国现存戏曲剧种数百个，哪些该送，哪些不该送？京剧、昆曲固然高雅，但阳春白雪的东西有时难免曲高和寡。笔者以为，送进乡村的戏应该以地方戏为主。一方水土养育一个剧种，地方戏最能反映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而且地方戏面临的生存危机比京剧、昆曲等“高大上”的剧种要严重得多，送地方戏进乡村能够让其与产生这个剧种的土地上的观众重新连接，对地方戏的传承发展有很大帮助。

戏曲进乡村，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乡村群众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有助于传统戏曲的传承。除此之外，笔者以为更深层次的作用还在于激活乡村文化的内生机制。当下乡村与城市的差距，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文化上。文艺创作者大都生活在城市中，而乡村在文艺人才方面几乎是空白，所以无法用艺术的形式有效表达、传承自己的文化。因此，推动戏曲进乡村，不仅要把戏送进乡村，还要帮助乡村“育团队”。

鲁迅小时候看社戏，贾平凹过去在农村看秦腔，为何都有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那戏那人那场景接地气。帮助乡村培育一些业余表演团队甚至创作人才，让他们能够自娱自乐，或许比多送几场戏更有意义。

总之，戏曲进乡村，不是对乡村进行戏曲“施舍”，也不是往乡村进行戏曲“倾销”，而是为乡村“种文化”“育文化”。“种文化”“育文化”比单纯的“送文化”更劳心费神，成效也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一旦种起来、育起来了，戏曲艺术便会真正属于乡村，在乡村的土地上，萌发出传统文化的新芽，开出鲜艳的花朵。

（据《光明日报》）